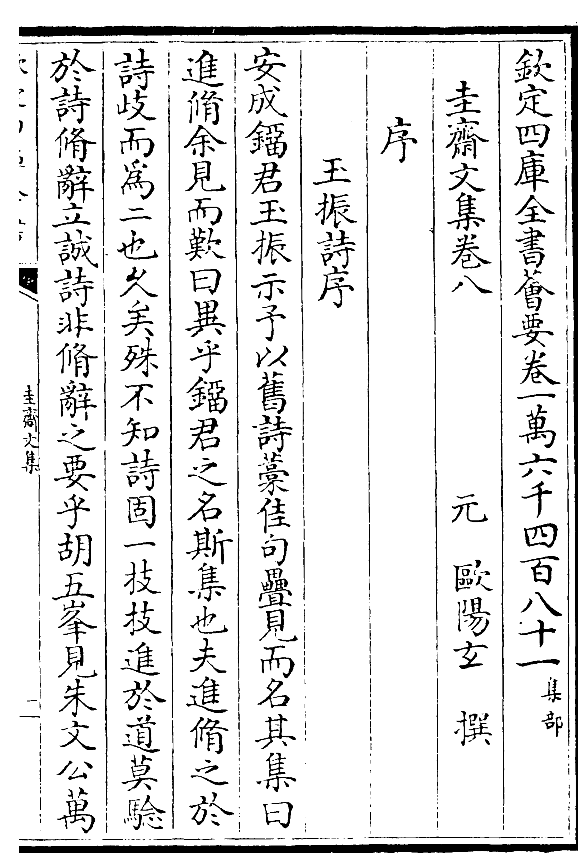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圭齋文集卷八

元　歐陽玄　撰

序

王振詩序

安成鎦君王振示予以舊詩槀佳句疊見而名其集曰進脩余見而歎曰異乎鎦君之名斯集也夫進脩之於詩歧而爲二也久矣殊不知詩固一技技進於道莫驗於詩脩辭立誠詩非脩辭之要乎胡五峯見朱文公萬

古青山只麽青之句改賦之曰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文公之學專務體用其教學者亦然豈必五峯而以此詩發之也如是則知詩爲進脩之助豈小補也哉王振諸體詩能爲麗則不涉輕儇求去陳腐不至峭刻吾又將於詩而得其人焉

梅南詩序

詩得於性情者爲上得之於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爲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離騷不及三百篇漢魏六朝不

及離騷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而習詩者不察也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士也富貴利達不動於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爲樂故其爲樂府爲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之所感觸咸臻其妙然其學問亦足以副之二者雖未能定其優劣而集中之詩偉然固佳作也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奎章虞先生實爲諸賢倡南友從虞公游昔人云既見異人當見異書吾有以知其詩日進而未已也

李宏謨詩序

宋訖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未脱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頒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似時文正未然也安成李宏謨彚所作詩以求序讀之終篇語多清新迥出時文舊窠誠可尚也抑國朝取士之文先尚雅與不知舊習滛靡故他所作亦然與抑亦治世之音流布樂府自是始與因序以志予喜

李希説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將歸得秀才李希說山中小藁玩之幾不能去手蓋作詩甚難多作不可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句不能佳興之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藁開卷第一首禨賦有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玆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說已見其人於詩

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旨

鎦執中詩序

鳴臯集者安成劉君執中集其所作之詩之編也集成屬予序其端予見其集中樂府精深諸體詩壯麗閒適信能以詩鳴者今人往往因人已然之窮達而求之於詩謂達者之詩從容而有餘窮者之詩慼促而不足殊不知豫之爲卦逸樂而有餘者也鳴不當則凶謙之爲卦卑下如不足也鳴而當則吉何有於窮達乎執中之

鳴攄其境趣之實發乎性情之真吾見其鳴之昌也中孚鶴鳴子和我爵爾縻之象上下感應同出一誠耳異時執中以詩鳴而名實相賓一鳴而聞于野再鳴而聞于天何患九皋之遠乎執中號後梅吉士之老成者云

蕭同可詩序

詩自漢魏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恨者亦多金人踩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萎靡然槩之大雅鈞未爲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閒暇抒思之詠一

二搢紳大夫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著論源委益陋舊尚近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黄初歌行樂府七言蘄至盛唐雖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向時二家所守矩矱則有不施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一變世道固可觀矣廬陵蕭君同可集所作詩成巨編屬予序之予嘗及同可論詩矣凡於晩宋氣格之近卑曲江製作之傷巧同可禁足而不涉是境也矧夫馳騖南北之餘攬燕代之雄傑睹京闕之美富亦既囊括神

奇而用之宜其詩日造夫高遠而未艾也雖然人之榮遇往往於是占之同可其自此升矣夫

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黄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黄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

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焉廬陵羅舜美以詩一帙屬予題其端讀之佳句疊出詩不輕儇則日進於雅不鍥薄則日造於正詩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鄭箋言詩可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寘諸樂府者矣

月樓上人詩序

余頃得月樓上人投贄五言長律一首思致清醇氣格深妥知其爲能詩者及觀全集大篇短章疊疊佳作然則唐之九僧不專美於前矣士大夫非無能賦之才進有歎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饑號寒之累其不爾又有懷祿固寵之思憂讒畏譏之慮昏濁其神志凋落其精華求其嗜欲淺而天機深與山間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長則亦難矣是宜上人之精於詩也太息而題其帙端

鄭以道文集序

往年鄭君以道爲廣右憲史請于部使者以一檄諭猺人數千出降列郡征戍一日而撤其民歡忻鼓舞沴氣頓息使者由是論功進爵後使者至復質往事知功由一檄謂以道曰兩江岑黄拒命兵久不解始以舉措弗當貽衅至今若復馳一檄紓其抑欝之氣示以禍福之機蠻亦人耳烏得不從使者又説命以道立草檄文遣辯士馳入岑黄洞中二獠得檄感泣曰今日下情得上達矣乃問草檄者誰斯人得吾遠人情實如見肺肝請

悔罪納土各遣子弟奉貢既達朝廷矜之爲之賞賚有差後使者又以是峻遷於是言者謂賞不及以道不可代陳其勞天官爲減一資歷而已余爲大司成以道調官京師欲見其檄得其古文數篇甚佳而檄終不以自暴後自粵中見寄近制往往可愛今過宜陽以道司讞府中䟽以行餘全集見其大小詩文雜着等作如師中丈人指撝集定士卒稟令退就行伍無不整娖又如瞽矇眂瞭遞其能堂上堂下之樂各得其正何其能官也

世間不善遣文如不解事人作事位置失次令人悶悶以道諸作一一令人意強宜其能官也夫以道所至著稱廉幹在宜春淑慝分明民有郛郭可謂賢矣三復詠歎敘而題諸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廬陵劉桂隱先生以文集寄余京師余爲之言曰士生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擊古人其間命意措辭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

不背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有一定之法而蔑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窮之言而懐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爲文章不能爲規矩偭故常而爲規矩者狂之於巧者也法能爲規矩而不能爲文章守故常而爲文章者狷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温柔敦厚歐也明辯閎雋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劉先生求之盖有

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况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葰一定之用文章懐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因書以爲之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族兄南翁過余瀏上示予以文藁讀其文廉靜而深醇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於時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

倡爲古也竊恠近年江右士爲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曰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蓋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崛士多負英氣然不免尚人之心足爲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言烏以尚人爲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凡文康則不誇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顧羽翼吾歐陽公

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爲四方師表矣

贈李敏求序

昔者聖人之教學者不貴資質尚學問往往引已以喻人故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世學者卒以爲聖人謙辭殊不知問禮問官入太廟之問孜孜焉實用其力又非特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爲然其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何

事乎禮義而已矣斯言豈吾欺也廬陵朋川李氏唐西平王之後也族多文人有字敏求者屢以詩義貢于有司聞余至安成族中介子族姪用賔以來見愧無以益也因即其字爲序以贈之敏求將去復問曰敏何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吾江鄉能訥言者恒少子敏於内請自訥於外始

送虞德脩序

天歷二年夏洪省馹使虞君德脩護送公賦來京師冬

十月竣事復乘傳歸搢紳士夫賦詩以餞授余以首簡焉嚮余以諸生幸獲侍德脩之先君子蜀郡公於長沙今以文翰屬吏又幸獲從其仲氏奎章閣學士于朝寔有世契誼不得辭夫君子之從王事國爾忘家義也故天倫之樂與夫人爵之貴二者之輕重雖較然易知然求其合并亦人世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靳也奎章公被天子眷遇侍問密勿其雅尚高致固未嘗食息不志於江湖之上思從諸昆於山水之間以暢其平生達觀之

懐而勢有不可能公亦豈得直情而徑行哉德脩乃能因王事之便以勞仲氏於數千里之外其樂之巨量此非可以言喻而增秩之華錫予之寵又適合并於斯時可謂盛矣夫奎章公辨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就舍然如司馬君實時其寒燠饑飽於其兄蚤暮不懈也今翩然以南意其出郭而送別登高而望行遥見夫烏帽出没於黄塵之郊此境此況昔人之見於歌詩者豈非若爲今日賦者耶倌人趣行祖道有作請以是爲序

送鐳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鐳文廷始調清江錄事得視牧守縣大夫爲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玄重告之曰周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錄事治城市闤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畫爲九區前二區爲君之宫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爲市左右三區爲民居市别爲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焉蓋二畒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禄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幠一帟一葢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罷而抑末尚爾今夫録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况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駔儈負販奴客倡優淆處而襍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爲

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玄之言而笑之曰迂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政其可駴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玄語儒者語市人哉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寘三人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上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脩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寄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内補

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

送鎦仲宣歸隱東山序

予甲寅乙卯間與計偕至京師時安成鎦仲宣為尚方大醫數被恩寵奏之輙効獲金繒之賜又嘗奉命乘傳

至於大漠瘵疾蕩邛有奇功受厚賞於是服飾鞍馬皆華好如素富貴人第見其負氣岸不詭隨又好撫難經素問幼眇辯詰同列以故同列往往病之後是三十年再會仲宣於輦下顏色蒼古而議論不衰袖中出東陽詩卷謁予贈言且謂予東陽者吾鄉之名山也山有林泉之勝吾雖居此將及三紀而遠引之志未嘗一日不在此山也先生盍為識之予復仲宣曰漢東方朔言金馬門可避豈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予愛朔言大似有理

士君子涉世以跡不以心故能無累於斯世朔譏猾傲睨處公卿間無所避忌雖侍公車彼山林士孰能尚之哉仲宣躍然曰吾榮吾東陽歸有日矣聞先生言其能以留乎請書以爲贈

送鎦仲賔歸安成詩序

老病侵尋蚤引年命車先向里門懸獻方謾有求文客市藥應無買賦錢顧我燕毛嘶晩進感君鴻寶試家傳青原舊友如相問雪夜時來訪戴船

延祐乙卯予初擢第國醫鐳仲宣訪余旅邸時醫道甚行方被恩寵但見論議辯說予欲無少貸心恐其不見容於同列也泰定丙寅余名入朝詢其近況衆醫曰仲宣謁告歸矣至正甲申余以總裁三史之命晚歲復入詞林中仲宣亦至自南中比初鬚髮蒼白而不少衰後輩亦嚴憚之未幾從余求東山序浩然有歸隱之志公卿貴人偶有難已之病衆醫相視縮手思吾仲宣而不可得矣去冬予以病告老歸瀏上客有薦劉君仲賓爲

子訪候問之仲宣乃伯氏也其取藥服之無疑知其世醫爲可托既獲其效尤敬其爲人仲賓身居市肆而無商賈計利之心口誦醫書而有儒者救世之志是可尚也歲莫别予還安成且求予詩詩不足以盡予托交之意又係以叙云

送伍成均南歸序

昔子路言志聖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能不

以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忮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表裏子路之所志即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麤服傲視簪紱往往援子路以爲依據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輕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己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敝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羨在彼無媢非所謂不忮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相形有大於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矣安成伍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貢

于春官而以額溢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已爲憂他日而遂得雋其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曾點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駸駸於聖賢之事當自此始也

慶鎦一山八十序

廬陵鎦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鄉俗於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子松州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搢

紳士爲歌詩歸以娱其親謁予爲之序余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產籩豆之珍脆筐篚之麗客咸萃輦下君幸至於斯思所以爲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爲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爲之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搢紳士也余謝前言戲君耳雖然當廣君之意以告同志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諷其大夫官師日誦雅

以相告戒夫衛公固以是爲進德之助然而音節之和有以宣其湮欝聲文之美有以導其愉悅衛生延年之道其有以加於是乎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介之爲言助也介必有祝頌之辭辭意而已矧歌詩者又有益於壽乎顧以是爲作者之倡云

圭齋文集卷八

謹案卷五第四頁後二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後倣此　後六行和塔拉都哩默色舊作忽都魯都兒迷失今改　後八行特穆爾達實舊作帖木兒達式今改後倣此　八頁前八行濟勒布哈舊作錦不花今改　十頁前六行巴延特穆爾舊作伯顏帖木今改後倣此

卷六第三頁前一行薩勒迪默色舊作薩德彌實今改後倣此　前四行克埒舊作怯烈今改後

倣此　後四行巴延舊作伯顏今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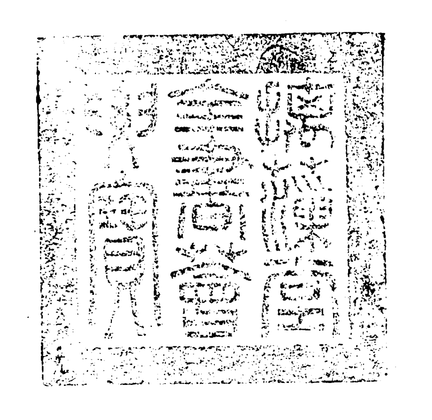
卷七第十二頁後二行三行阿嚕圖舊作阿魯圖

博爾克布哈舊作別里怯不花特穆爾達實舊

作鐵木兒達識恭布巴勒舊作輩卜班納琳舊

作納麟吹斯絅舊作捌思監多爾濟巴勒舊作朶

兒職班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圭齋文集卷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圭齋文集卷九

元 歐陽玄 撰

神道碑

元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許先生神道碑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不傳之統而為不世

之君若魯齋許先生以純正之學下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不傳之道而為不世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絶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没之三十三年為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曁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勑賜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

初當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父師者序而銘之以金泰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于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

光射人如箭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渴飢而精強絶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冐險數百里就而録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

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内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第果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内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忮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乃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尊嚴親友日至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諳者帽伏凡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

子語孟集註中庸大學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於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為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為家教既至謁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敷對時相王文統

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以才見嫉盖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内欲擯使疏遠竇姚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乎否則此禮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竇為翰林侍講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内既而上京使狎至應

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為校以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圖來謁欲留之退謂人曰時流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圖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强也安圖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問

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
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
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為
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㣲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夂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歛袵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
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
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
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相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

詳定阿哈瑪特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省角立特用先生為中書右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舊勲二蔑文德三所學迂恐於聖模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閾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哈扎爾孫先諭止之强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哈瑪罔上不道事不服因病謝幾務丞相難之

御史中丞博囉為之請上惻然曰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有旨以國人世冑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𨱑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啟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通遹上喜其業成時自程之越三歲

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允十四年召議改歷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錫杖内殿賜坐疾劇裕宗在東宫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懐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宫請也且使宫臣諭曰先生幸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

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于門商喑于塗農弔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来會為位發墓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當遇迅雷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

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禄人以為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禄者哉食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先生言惟當脩德以致賔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决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憮世祖亦未嘗以是必之臣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係之者當時

儒宗或知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嘗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尚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而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宮

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貿於孟軻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賛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家國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内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

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太芟而治之則周衰以來文勝之獘尤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為知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内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大夫人賀氏子公於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襄陽路總

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博學敏思工於辭章有文集貽
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敭中外歷治
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
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令由兩
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
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以
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政事次東孫天次
從宸積官監察御史山南憲僉終河東副使志趣端正惜

未究用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令翰林院國史經歷次從宣大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佩監異珎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司都元帥甯居仁次適大禧院管勾覃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陳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秘書著作佐郎武進縣尹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某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

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命為蒸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葢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已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才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甞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誦諸儒之説而想望其餘光焉

先生之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而已蓋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緼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矣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禄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萃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卷舒自如遇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

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静語默何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嘗切論之先生天資高出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宜夫抗

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斁近代元豐
之異論熙寧之紛爭先生處之豈有是哉拜手稽首銘曰
世降邃古太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眷
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仁
肫肫制作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蠖之
信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維天將啓之朋來遠方
以辨以問會融一貫氷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
士既歸功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之俊心天地

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輅車寔来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容德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達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稟公恥素餐敬事後食匪為茍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堕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雖聖有模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

推移仁人之興惟世盛衰凡今有生就司㮣痒惟道為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任民彛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誄貽厥永存

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

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世祖皇帝遣使求賢江南得趙宋昌陵十一世孫孟頫入見奏對稱旨起家為郎由是被遇累

朝敭歷中外仁宗皇帝聖眷優渥擢掌詞垣致位一品
文宗之世有司舉行贈典進秩辯章貤爵上公仍議節
惠至正五年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賢大學士塔爾哈等
特賜墓道之碑勑翰林學士歐陽玄為文集賢侍講學
士蘇天爵書丹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玄奉命
謹考行狀次第而銘之叙曰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
系出秦王德芳五世祖為秀安僖王寔生阜陵賜第湖
州曾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忠襄妣莊氏衛國
太夫人祖考希承故宋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
贈通議大夫妣鄭氏封碩人考與峕故宋正議大夫尚
書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臨安縣開國子累
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封碩人及公入仕我元推恩
三代曾祖考改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吳興郡公祖考改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
追封吳興郡公考改贈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追

封魏國公曾祖妣祖妣並吳興郡夫人妣及生母並魏國夫人初太常公蚤世無子鄭夫人選同宗子為之後集賢公本蘭溪房侍兄與麐通判湖州鄭夫人一見竒之遂請以為嗣内降許之初娶李氏續娶丘氏公丘出行盖集賢公之第七子也生十有一歳集賢卒丘夫人賢能昜其子學公資禀俊邁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弱冠中胄監試調真州司户叅軍皇元混一後浮湛鄉社閒丘夫人甞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

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加講貫

每從里中老儒敎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尚書夾谷奇之

以翰林編修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

遺逸得二十餘人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

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遷朝列大夫同知濟

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奧魯以脩世祖實錄召入書

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于家仁

廟在東宮閒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
國史改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為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遷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進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告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
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上章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
存問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至順三年贈榮祿大夫江
淛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曰文

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散朗容止閑暇上以為有神仙風
會尚書省立命草詔公援筆立成上聞大旨召近臣譯
以對喜謂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
與咨詢一日侍側有詔群臣議政上顧公曰卿往共議
至則衆議贓以至元鈔二百貫為淵論死公曰鈔法初
行以銀為則歲久厥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今雖改法
比及虛實政未可知古律以米絹論贓二物民生所須
謂之二實最為適中況鈔乃宋人所造其初止行遠方

令龔用之以鈔論死恐非良法刑部楊郎中起而作色曰朝廷初行至元鈔故以計贓公詆其非欲阻其法乎吾意今日議法必集儒臣又豈無一士如公者乎公曰人命至重議法失當人將不得其死奉詔與議偶有所見不敢不言且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君謂至元鈔終無虛時有是理哉楊為之赧然議罷出謝曰某失在不學細思公之言是也洎入夏官會天下驛置凡使客委積之費至元十三年以来毎歲僅支中統鈔二千錠物

價騰踊使客曰增吏無以自給物倍於民不勝其擾請增至二萬錠用乃舒會濟南總管闕公獨判府事聽斷明恕訟牒以稀或經月獄空有元掀兒役于鹽官逃之他郡其父疑同役者殺之得遺骼之半於澤中以為子骸同役不勝榜掠誣服公疑有寃緩其獄掀兒果歸誣服者釋城東有上腴田二頃兩家兵後互爭而皆亡其劵有司不能决公斷以養士夜出邏聞有讀書之聲使人私削其柱為識明日饋酒為勞得一能文之士必加

奬異自教以文法郡儒風以盛歲旱禱雨龍洞有雲如車蓋隨馬至城中大雨旬餘城東有龍湫自為文責之雨洊至歲大熟白直數人者盜米其徒自首吏請加詰公郤之曰加詰累人必多及去官有數人送之至京號泣不忍去問之即向盜米者盜當墨必自臨視語吏曰是中豈無迫於飢寒及詿誤者戒之細書盜聞轉相告曰趙公仁人也吾徒何忍數犯其在朝廷多所匡正圻甸地震北京尤甚死傷數十萬上憂之自灤京還先遣

平章諤爾根薩里馳至都召集賢翰林兩院老臣問故
密旨勿令丞相僧格知之時僧格遣忻都王濟等理筭
天下錢粮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名曰理筭其實
暴歛無藝州縣置獄株逮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
發兵蒐捕因相挻拒命兩河間盜有衆數萬公顧諸老
無敢詆時政者素善諤爾根薩里密謂之曰今理筭苛
虐民不堪命事變且起地震之由寔在於此宜請于上
援貞觀故事大赦天下蠲除逋負則和氣可回災異可

弭謌爾根薩里入奏如公言上大説從之詔草具會兩院諸老都堂僧格瞠視諸老見公進讀詔草至蠲除一條怒揺手曰此事必不可行汝曹所擬必非上意公徐進曰今理筭錢粮其不可徵者皆死亡之數不及今放散免之他日有言中書省累失陷錢粮數千萬者丞相何以自解僧格怵曰吾慮不及是詔書既下兆姓舉手相慶始有蘇息之望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對曰夢炎昔與臣父事宋時臣方幼忠佞不能周知

臣與夢炎同事陛下見其為人重厚篤於自信思慮深長善斷國事有大臣風若李之所學在臣亦不知亦不能言言未既上遽曰卿意豈非謂夢炎優於李也貫似道罔上誤國夢炎在中書時無一言李布衣伏闕上書乞斬似道是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若好己勝者故剛直大過人多怨之令朕得卿之情卿父與夢炎同朝不欲斥其非耳可為朕賦詩諷夢炎公立進詩曰狀元昔受宋家恩國困臣强不盡言往事已

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深善卒章之意出見奉御薩里於幄殿側告之曰上諭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言今僧格誤國甚於似道我輩緘默他日何以逭此責乎近臣中讀書知道理慷慨有大節上所親信無踰公者誠能捐一旦之命為天下除此賊仁人之事也薩里曰今災異數見盜賊蜂起皆僧格聚斂所致吾所以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實啟我以機殆天誘之徑造榻前歷數僧格之罪百倍似道不亟誅必亂天下

上初大怒叱衛士抶其頰口鼻流血仆地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既而大臣有助其言上大悟遂按誅僧格後撤里語及斯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者子昂之力也

平江守趙全不法前守王虎臣訟之詔遣虎臣就問右丞葉李執奏以為不可上不允公曰全在平江為政貪酷固當治虎臣在官亦常犯法全甞持之今虎臣罪幸在赦前故得擿摭全罪若使就訊必挾公濟私别遣官為當上從其言其在館閣尤多裨益因有事南郊他學

士撰祝冊有云章亥復生不足以步皇元之幅員又云太祖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天子父事天子誇疆理於其父可乎不可且公不為禮乎禮大祫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者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上帝南面太祖自宜西向故事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從所刋定皇太后命學士擬改隆福宮名同列擬光被公擬光天或曰光天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謂不祥各書所擬以進

後竟用光天以遠臣遭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戒宿衛
公入內庭毋禁賜坐菜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
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剛正敢為直
言公聞之益自斂退一日問公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
子孫乎對曰臣太祖子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
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粗知
其畧耳上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
語卿又嘗面諭之曰大臣奏事卿可與俱人有過差意

涉欺罔悉為朕言之公謝不對自爾數求補外後聞其家貧賜鈔二千五百緡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人世所難得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與古人何別時有譔述輒傳旨属筆與侍臣論公他臣不能及者數事苗裔一也姿表二也慱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絶倫六也旁通釋老書七也他日賜鈔五百錠恐中書留難以普度別貯賜之慮其畏寒勑内府賜銀鼠翻披英廟命公書孝

經亦遣使以上尊酒衣二襲即家賜公公為兵部早入
官署過東苑墻外道隘馬遇滑即墮㢅河水中僧格言
於上因移墻近裏者二丈許僧格下令曙鐘鳴治事部
官後至者笞公至遇晚獨得釋自是笞止曹吏公雖忠
結主知亦致衆忌性簡易疏伉發言切中時病屢在上
左右上察其無他獲全晚節程鉅夫方薦公有臺中丞
言趙某故宋宗室不宜薦進使近左右鉅夫奏曰陛下
盛德立賢無方臺臣以是劾臣將陷臣不測上曰彼竪

子何知顧侍臣傳旨不越今日逐其人出臺仁廟眷公方隆不悅公者言公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已而游辭不已乃厲聲視之曰汝言趙子昂趙宋子孫豈謂家世不汝若耶始惶恖趨出又言國史不宜使公與聞上大怒曰趙子昂乃先朝簡拔以為帷幄臣者朕使討論古義典司著作此曹呶呶不懲一二無以戒後言者乃息世皇屢欲用公公自知直道不容於人居正路弗便往往力辭初授官廷論欲以為吏部侍郎高叅議持不

可尚書省罷賀巴延入辭參知政事公適侍立上目公進曰卿亟往中書參決庶政以分朕憂公堅辭不拜上問閻復宋渤二人如何對曰相才寔難是日京師盛傳公已入省暮歸賀客候門者填塞公笑而遣之至元鈔法澁滯公與尚書劉伯宣同被命往江南按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路府官許就笞公深以為衣冠之辱比還一無所決罰僧格欲加譴責公不為動初受程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

公所為務崇廉恥先禮遜縉紳相傳以為厚德平居嗜好沖澹家世紈綺况味埒布韋貴及崇階不見矜色客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甚憊未嘗拒人獨人有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許人亦易從病劇將終援簡濡毫如常時有頃脩然而逝娶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内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亮早夭雍夙慧有父風以蔭歷守昌國海寧二州奕舉茂才女六人長適强文實次適海道運粮

萬户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慕孫男二人曰鳳曰麟甍之年九月葬徳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陽管氏祔公治尚書有書註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幽眇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文集若干卷談録一卷為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為奇崛格律髙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鑒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隷小楷行草書惟其意所欲為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髙者詣

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寳
蔵公翰墨為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
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絶藝自當並附古
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彚公及管夫人及子雍
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
如此者適新太廟成君相欲講禘祫定廟樂求習禮樂
者如公已鮮令上侑宋史思士大夫熟宋事者亦何可
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大對公為讀卷官擢寘前

列及公焸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距

二紀𤣥偹列北門公有賜誄之命誼不敢辭請系以銘

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騂客世殷白我元忠厚

軼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徵自炎方入

見殿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

獻替維此魏公進為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在

列玉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羣臣議法命往咨度

援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盛氣見侵理到之告折

伏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
災變詔問其由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擇逋
負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
乃下寛書萬方懽呼涵泳聖恩公啟近臣力拔惡根近
臣感激碎首强諍權奸既摧乃息稗政宣室夜問言不
及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
建奮無畏避世祖援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僂懇求外補
仁皇踐阼首召入覲皓首未歸寵冠禁近乃登瀛洲載

頂鼇岫丕煥皇猷黼黻在手琨牒瑶編藏在宗祏屈玉
垂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簡牘雖未識公想見眉
目嗟乾之資唯一清氣人禀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
一清所為星月明穊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頡
始造書鬼神為泣宇宙精英發决在玆清氣所萃乃臻
琨奇允矣魏公王壺秋氷巧出天智智窺神能鳳翽其
羽止于阿閣朱鴈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日淑
國於老臣百不一贖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為賜螭

首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黼冔祼周孰擬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貫公神道碑

至治三年歲癸亥秋玄校藝浙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山之間故人内翰貫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将去杭薄暮携酒来别謂玄曰少年於朋友知契每别輒繾綣數日近年讀釋氏書乃知釋子碁有是心謂之記生根

焉吾因以是為戒今於君之别獨不能禁且柰何哉言已悽然而别明年甲子夏公捐館於杭數月訃至哭之盡哀自是凡至杭遇公舊游追憶臨别之後未嘗不為之愴然出涕呼酒相酹也公薨廿又五年其子阿爾斯蘭噲雅展省于燕顧公神道未銘顚屬筆焉其忍銘乎公家世北庭裕實其名畯齋其號也故湖廣行省右丞相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江陵王謚武定阿爾哈雅之孫故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贈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楚國公謚忠惠格濟格之子毋趙國夫人廉氏故平章政事希閔之女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為明珠以授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逈異年十二三膂力絶人善騎射工馬槊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馳公持矟前立而逆之馬至騰上越而跨之運矟風生觀者辟易挽强射生逐猛獸上下初襲父爵為兩淮萬戸府達嚕噶齊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

惠公寬仁麾下翫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歌投壺意欲自適不為形勢禁格然其超擢塵外之志夙定于斯時一日呼弟呼圖克哈雅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然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法當讓汝即日以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牘移有司解所綰黃金虎符欣然授之退與文士徜徉佳山水處倡和終日浩然忘歸北從承旨姚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坊聞其以爵位

讓弟謂其宫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誠不易得姚公入侍又數薦之未幾進直解孝經稱旨進為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極特旨拜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一時館閣之士素聞公名為之爭先快覩會國家議行科舉姚公已去國與承旨程文憲公侍講元文敏公數人定條格賛助居多今著于令未幾公上書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脩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立諫官以輔聖德四曰

表姓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愜至道凡萬餘言往往切中時弊上覽嘉歎未報公自籌曰昔賢辭尊居卑今翰苑侍從之職高於所讓軍資人將謂我沽美譽而貪美官也是可去矣移疾辭歸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槩著述滿家所至搢紳之士逄掖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珙璧公曰我志逃名而名隨我是將見害江浙物繁地大可以晦迹乃東遊錢塘賣藥市肆詭姓名易冠服混

於居人甞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絮為被愛之以紬易被漁父見其貴易賤異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公援筆立成竟持被往詩傳人間號蘆花道人公至錢塘因以自號入天目山見本中峯禪師劇談大道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為學日慱為文日邃詩亦冲澹簡遠書法稍取法古人而變化自成一家其論世務精覈平實識者喜公謂將復為世用而公之踪跡與世接漸疎日過午擁被堅卧賔客多不

得見僮僕化之以晝為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淡去而違之不翅鮮帶泰定改元五月八日薨于錢塘寓舍年三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隷莫不悼惜某年月日諸孤奉柩葬于析津之祖塋娶石氏北京名家江陵總管天麟之女有婦德追封京兆郡夫人子二人長阿爾斯蘭哈雅歷蘭溪州達嚕噶齊榷茶提舉慈利州達嚕噶齊所至以清白吏著聞次博索哈雅孫四人長南山次寧山次祿山皆業進士應舉女一人適懷慶路總管段讓

有學識能文章𤣥嘗評公武有甚定之策文有經濟之才以武易文職掌帝制固為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祿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銖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之高豈可淺近量哉有碑銘記敘褋著詩詞若干卷及所進孝經行于世銘曰嗚呼貫公麒麟鳳凰其往不可詰其來不可期者乎嗚呼貫公神龍天馬其變不可測其常不可窺者乎抑宇宙英氣合祛為雲流布為霆感

物神化文武動靜無施而不宜者乎將飛僊應真出入機用涉世為戲一旦解悟倏然而聚散翕然而合離者乎死生幽明之際焉知公之所甚樂乃世之所為悲者乎嗚呼噫嘻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所可知者燕塋之藏體魄在茲我為銘詩詎能為公之輕重姑以慰公後人之思

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來經生文士判為兩塗唐昌黎韓公宋廬陵歐陽公力能一之而故習未盡變也濂洛諸君子出其所著作表裏六經言或似之於是文極文之典奧道極道之精微一趨於至善而後止其殁也門人録其語以相授受其為書雖出一時之紀聞然槩之聖人脩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昧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為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别有道道外非别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末病滋甚皇元混

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鳴於朝著之間天
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
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
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簀之再朞子
安民奉狀踵門謁玄銘其麗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
其所深慨而請繼以言焉敘曰公諱集字伯生姓虞氏
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為唐初名臣
子孫始遷雍永興生戶部侍郎昭昭生江陰令陟陟生

盱眙丞智長城令禮金吾衛長史明傳五世至仁壽太守敦人從僖宗幸蜀子孫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五子次曰琚琚生庚庚生承承生詢詢生繼繼生崇崇三子季曰昭昭白宋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棋進士及第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贈太師謚忠肅三子伯曰公亮早年高尚不仕晚以奉議郎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

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抗孫大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開府六子次曰剛簡是為蒼江先生官至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二子伯圭官至奉直大夫歷知永連兩州自永移連道臨川其女弟適邕管安撫陳公元普先寓屬邑崇仁聞其至使人迎之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别第於南門外以居之自是家崇仁皇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張氏雍郡夫人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

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後是為井齋先生公之先考也皇贈通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雍國公妣眉山楊氏追封雍郡夫人夫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見山先生文仲之子參知政事平州先生棟之猶子也所出三子長即公次槃進士及第卒官嘉魚縣尹次葉參政公初授承直郎黃岡縣尉見山守衡州夫人從參政方需次與偕時未有子見山禱于南嶽已而有娠及將

蓐見山一日晨興出治事眎時尚蚤公服坐中堂以坐
久假寐夢一牙兵刺持劒入白南嶽主者来謁起肅之
而寤聞兒啼聲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
未昏宦時屢夢遊南嶽能言其勝處乙亥見山移守漳
州叅政伉儷同行丙子宋亡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籍
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
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
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草廬先生吳公請見其所

作謂參政公曰賢郎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邑庠循舊式月出詞賦經義題課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前列老儒為之歎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流寓是邦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典故舊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髙吳公伯清之學賛參政公遣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辨公能推類達意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

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譔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還泰定元年考試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三年進奉訓大夫祕書少監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明年又兼

國子祭酒天歷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㑹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為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

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勅修遼金宋三史欲用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毋苦其遠行奏牘將上而止朝使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趨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又七大風飄瓦拔屋前後巨木數十株治命以深衣歛毋用浮屠明年己丑八月二十一日乙酉葬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潭源娶浚儀趙氏系出宋秦邸前公四十二年卒累封雍郡夫人子安民趙夫人出也蔭奉訓大夫廣州路東莞縣

尹轉奉直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陞奉議大夫吉安路安福州知州徐氏生男二人維摩㚢七十女一人俱早夭劉氏生男一人憲孫女一人欒欒適譚紱郭氏生男二人長延年以廣東帥府奏差授武縁縣博合砦廵檢次翁歸業進士馬氏生男一人髙門甫弱冠孫男五人某盖嘗論公家世勲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偉節讜論忠眂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圖凌烟忠肅當金海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却之思陵在江

上歸禪位阜陵金易其國書南北勢始定阜陵遂相之
功烈不果矣及公之身遇聖代事九朝鋪張皇猷位列
法從與文懿忠肅後先七百年照暎史册嗚呼盛哉又
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邛魏華甫成都范文敬李微
之講學蜀東門外為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為政叅
蜀制閫自請行邊却敵兵數十萬人守簡州憲夔路立
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鄙敵不敢犯叅
政公克振滄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為文清醇典教

江右湖南簡拔俊乂如南陽富珠哩𦬊子翬後多顯融號稱知人吳氏學未盛行首與槀城董公表章之使大有名於時時楊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州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笄盡聞其說景定甲子彗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久矣平州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耶及歸虞氏以家庭所親得者教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之父兄師友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燉士習上丁

監禮殿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扶之出明日聲其
罪削之貴近有為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款者傳
仁皇東宮諭旨姑薄其罰公以吏牘列生罪狀咨啓事
院以啟仁皇更是公所為由是益知公賢踐阼後以中
書平章李道復領胄監事公與李公議歲貢法謂舊法
以制祿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請於衆
中擇靜重有識嘗試以事者歲薦二人上親擢而用之
以為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

臺臣為祭酒召四方名儒為司業銳然有責成之志公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為異同者撓之司業投劾去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塾居數歲不絕其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略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才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敘强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亦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斯道之立可乎偏州下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遣子弟入學初無必為學

問之意師友之從游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天降地出有可望之理哉今既莫若求經明行脩之成德者身師尊之求以至誠庶幾德化之及斯民有所觀感其次則求操履之近古而不為詭異者經義守正說而不尚竒論者為衆推服而非鄉愿者延致之使教學者他日當有所發也又其次則取鄉貢之退者其議論文藝猶賢於汎汎莫知根柢者也朝臣韙其論而憚改作初考會試議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合有所

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者非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恐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人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使求賢之意狹而差自此始也又嘗經筵講罷上言東南海運勞險因謂京師瀕海以東至於遼碣皆萑葦之地潮汐日至淤為沃壤宜用吳人圩田法築隄捍水為田募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請耕官授以地而定其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視

成惰者易之勤者勸之地力之高下定額於有司以漸而征之五年有積蓄真授以命就其儲給之祿十年然後佩以符信如軍官法世襲之庶可寬東南歲餉之役可得民丁數萬衛京師制島夷又因使富民役仕之志遂而江海求食民有所歸凶歲不至為盜今海口萬户之立頗宗其説而未盡用其法云關中大饑公建言大災之後土曠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擇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為牧守寬其禁令使得有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

閭里治溝洫畎畝之法招其流亡勸以樹藝數年之間復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斂量有所助久之逺者漸歸封域漸正友望相濟風俗日成法度日備則三代遺規將復見於虛空之野矣天子稱善羣臣未有相其謀者太史院教授雒陽楊茂先知造律候氣之法試用於郭太史有徵晚合律歷為一書謀以進而患其辭煩簡失當知公研究是學屬潤色之公慨然整治其書且告當道冀其見用茂先病死不見進今藏太史齊伯高家皇朝

經世大典之為書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牘藏於故府者不足則采四方之來上者參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閥閱具存凡八百帙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彼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為聖治裨益能使一代之風軌藹然先王之遺烈焉則其事業豈下於先世兩公之在唐宋哉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儒者盡用惟虞

伯生未顯擢耳俄晏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宫議寶冊禮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鄆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器重公亟召公入議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宫後授玉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為王以公言入奏上大説輒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時居憂方省墓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晋邸御講筵見公氣貌温和敷對剴切賜中統楮幣五十錠令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

下碑銘則諭旨於家撰述公侍延英閣求去者屢因言
陝西田制得俞旨徐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
左右曰虞伯生託此為歸計耳曲阜新廟成求使代祀
允而復寢面請補外則諭旨若曰卿才何所不堪顧今
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秉問為之請怒曰一虞伯生汝
輩不能容耶閣中日承顧問或應制作文皆寓規諫或
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悒悒數日家人察
知之不能詰其故也為讀卷官擬進士策問二篇做中

庸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覽嘉歎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勲舊封王制詞於内庭同列二人嘗爲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公公如其言有頃丞相来自榻前趣進草甚遽公以草視之愕然公悟同列紿已亟易其詞以進終無所言又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蹟有構飾於上者謂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爾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

可為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踈庸遭遇聖代致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為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之人也上目近臣歎異之公坦易質直揚搉人品質正文字臧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屢以御史才薦之然亦以是賈怨動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以免性篤孝友少與嘉魚令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為知己人以儗眉山三蘇嘉魚殁撫其孤遺如己子孟兄秉

以莞庫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無難色遇庶弟兼及其孤妹皆盡恩禮常以禄養不及其親遇珍膳不敢盡噐盛暑不命童子揮扇曰勞人以佚已君子不為也生平知已大臣亳城董宣公保定張蔡公隴西趙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柳城姚公涿郡盧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輒以方來文柄属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業為所推許今多公輔之噐不可悉數公之為學非託

空言每言先王建事立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學者務欲貫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為圖治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為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下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說以先天八卦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為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說則辭曰易道廣大茍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

焉存以俟知者於禮則曰學知先務莫切是經惟二戴
禩以後人所記變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
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粲然可考不可以淺近言
也屢欲通古今為一書以為後來考禮之助以宦業不
克就濂洛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
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吴氏書亦然二氏之學往
往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胷抉有所見則為之太息曰
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

切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説其能不引而歸之者難矣其為文自其外而觀之汪洋澹泊不見涯涘淵乎其中深靚簡潔廉劌俱泯造乎混成與四明袁公伯長清河元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元初謂公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至大延祐以来昭告冊文四方碑板多出乎手其撰次論建與其陶冶性情黼藻庶品之作襍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

書篆隷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超詣以書名於世者憚之少讀邵子書領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邵菴先生然廷陛都俞朝野稱謂率多以字行其存藳自題曰道園學古録門人彚而録之得應制十二卷在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閒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邑有平糴倉田淪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欣然諾

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謚既葬而命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最先受知叅政公博士之召公寔薦之朝同朝十年奬借非一故於是銘雖重於作而不敢辭銘曰

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英川靈合為天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斯文耿光鳳凰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亡士氣弗昌鶗鴂先鳴百草為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騏驥上驤孰能寘之周行也豸冠蟬緌藍績螿匡孰能措之範防也載彼營魄

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鄉也於粲遺文布濩四方琬琰之刻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哲兮知德知言知德不易知言尤囏先生繼作兮誰謂九京九京可作兮百世弗諼大化幽默兮孰控孰摶芝草三秀醴泉有源天將以斯文兮厚公之子孫

碑文

曲阜重脩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

夫臣博爾克布哈臣托克托御史中丞臣達實特穆爾臣
約治書侍御史臣鏞等奏監察御史言天歷二年十月
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奏曲阜宣聖廟自漢
唐宋金凡有隳廢必奉勅繕脩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
以舊廟將壞飾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
旨省臣趣脩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落而
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勅
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文奎章閣學士院臣庫庫為書

侍御史臣起巖為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為立石之貲制皆允傳勑臣玄俾序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俾以斯道凡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删詩書賛易道脩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

屬於天下以屬於己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為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知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顔孟三世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歷日銀諸路以其半東平以其全給脩宣聖廟尋詔括金之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

初在藩邸多士景從比其即位大召名儒闢廣庠序命御史臺勉勵校官大司農興舉社學建國子監學以訓誨冑子興文署以板行海内書籍立提學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弼輔大臣居多俊乂内廷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討論之規裨益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宫賛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鋭意文治詔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

作新國學增廣學宮數百區胄監教養之法始備武宗
皇帝熠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祠
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
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鋪張
鉅麗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
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為啟聖王皇妣為啟聖王
夫人改衍聖公三品印章題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
浙江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緡俾濟

寧路以脩曲阜廟庭文宗肩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
功今上皇帝入纂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𦆵盛
山東憲司洎濟南總管莅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
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
棲樓閣之崇以庋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堊
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績於是内聖外王之道君
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
以來繕脩宣聖廟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歴之

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冐扶桑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氷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治本實在玆矣有詔御史臣思立奉祝幣牲齋馳驛往祭臣玄既叙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侗顢蒙三五既作大道為公風氣日開民俗日漓道統絶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誕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以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維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逬衡天子垂

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孔聖世祖龍飛多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裕宗溫文祇荷詒燕成廟宗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籲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蓄德懿文文宗纘緒聖聖克肖乃開奎府廼飾孔廟今上嗣位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洪庥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紞紘

綖衮裳衣襜維宋維金遺迹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

我元聲教極被堪輿黌舍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

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執我道樞相我

熙朝躋民唐虞睠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猷謨寔用歸

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江陵王新廟碑

大元至正七年某月制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楚國公諡武定阿爾哈雅改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進爵江陵王官職勲諡如初制下王之諸生以舊廟在天臨郡治之義和坊者褋於閿闠廟貌弗肅徙於故第之側作正廟七間中肖王像後堂稱是别作神主父祖子孫咸列于位歲遇王之忌日祭像前廟時祭嘗烝設主後室罇俎籩豆壹遵古遺廟之門廡垣墻崇大厥制克稱封爵享祀之庖齋宿之舍祭畢飲福之所各有序置經始於六年之秋落成於是年之冬曾孫慈利

監郡阿爾斯蘭哈雅至劉上謁玄記之惟王建國爲國家表功之極榮子孫旌德之盛典具載國史玄請舉其犖犖大者揭而書之麗牲之石庶幾觀者知王之功在社稷德在人心所爲不朽者寔在于兹玄博觀天下大勢古今以江陵平江南者四代焉未有不先得荆州而能得天下者晉以王濬益州舟師下江陵而吴降隋因宇文氏先取蕭詧江陵之北用以圖陳而陳亡趙藝祖即位之初即命慕容釗將兵假道以伐湖南延釗至江陵

龔降高繼冲由岳趨湖南周保權平然後東舉閩越西舉巴蜀南唐稱臣我世祖皇帝征宋既渡江阿爾哈雅以偏師擣江陵既而拔之由是進兵遡洞庭薄長河遂平湖湘聲震南海丞相巴延以大兵順流而東徇吳越傳臨安宋主納款故令之善言兵者謂王先取江陵其功不在巴延下向使江陵未附是時東蜀猶宋地也萬一宋人合荆蜀之兵以闚江漢雖勝負素定然豈萬全之策哉王下江陵降高達捷書至上為之大燕三日手

書以勞王誠以荆州定則東南之勢定矣厥後王建省

湖湘分兵嶺嶠恩威並翔悉有其地宋大師旣熸其孤

臣謀立兩孱主於閩海文天祥亦舉兵江西湖南廣右

王承制署吏勞來旣久人心已安勢難動揺尋自覆敗

故今善論功者謂王於斯時綏定湖廣視先取江陵之

功亦未易以髙下論也抑玄甞聞長沙先輩縉紳大夫

言王初圍潭州守臣李芾嬰城固守者三月餘芾死力

盡諸將乃開門入我師同列兩叅政怒其後降欲屠其

城王持不可兩叅政不從遣使入奏王亦遣使附奏於
上皇曰臣初徂征受命陛下首以曹彬下江南不殺人
為訓今潭州城已降同列疾其拒命之久欲獮其民臣
誠不敢負陛下先詔昧死為民請命叅政使偶先至京
半日上詢知不自王所來疑之未即召見有頃王使至
亟召入内得王奏大喜曰阿爾哈雅言與朕志正合乃
召叅政使入切責之若曰國家征南非貪其國欲使吾
德化均及其民人爾今得土地而空其城政復何為汝

不稟命主將輒爲異同當正汝罪以汝薄勞今姑貰汝後復敢爾必寘汝法其從阿爾哈雅慰安吾民毋或異議使者往復十有四日奏下王布宣德音城中官民士庶道俗男女貴賤長穉亡慮百萬游魚在釜寄命頃刻賴王一言易骨而肉由是列城聞風歸附相望未及期年南盡八桂冐于南隅悉歸職方王之威惠其盛矣哉夫天之爲德莫大於好生聖人一天下之道莫先於不嗜殺用兵之不祥莫大於殺降殺降之慘尤莫盛於屠

城將家一念之烈流毒數世其後嗣盛衰之報百不失
一豈獨曹彬曹翰為有徵也王之子孫多賢文武才器
代有聞人天之報亦昭昭矣雖然國家先定臨安後平
淮東今追爵巴延淮安王表武功之所終先定江陵次
平臨安追封王以江陵之地表武功之所始歟二王之
論定天下混一七十餘年矣王家世北庭阿爾哈雅其
小字也及貴以小字行其世系之詳見故翰林學士承
旨姚文公燧神道碑銘玄既述功德之大者以遺後人

復作迎送神詞曰出師四方訓以不殺惟江陵王受命
徂征巻甲西南荆州底平揚旗洞庭和風嗚條駐軍長
沙以逸制勞湘人顪降王寔活之三軍不刃王寔遏之
土田第宅賜在湘野僮客千億是畊是稼奕奕新廟于
湘之堧犧牲粢盛歳取湘沅朱弓金鎧新廟是藏鍾鼓
韃鞳牲肥酒香王徠徐徐旌旄獵獵湘靈嶽祇惟是震
疊王降庭止有蕃眉祉繩繩曾孫以享以祀曾孫繩繩
自雲徂仍江漢同流汝功匹休皇家百世吾王不留言

從世皇世皇遐征曠矚八荒乃睠南顧維此荆州曰汝之功荆州汝功朕世服膺令我嗣皇王汝江陵王拜稽首曰憑天威神筭天授荆人来歸洞庭決決湘水是匯王有曾孫廟祭来會國利利忠家利利孝忠有旂常孝有廟貌王来風雨王去日星煮蒿昭明曾孫以寧廟貌弘敞曾孫衆多挽留莫從屢舞以歌有朱斯扉有雕斯俎工歌渢渢福祿来祐載奉雕俎載闔朱扉萬有千祀王無我遺

洞淵閣碑

太極判二氣分陰陽各究其變後天設六子定雷風獨彰其烈陰陽究其變而數行理氣之中雷風彰其烈而神寓造化之表迨夫世別醇醨位殊幽顯札瘥水旱若有握其柄者矣生殺予奪若有尸其職者矣道也者範圍乎兩儀法也者檢押乎品彙由是保制阸運道稱主宰攘除凶妖法入機用考夫漢儒列五時之名而祠禱盛周官書十日之號而符呪興司厲有秩而祭于國祛

疫有典而儺於鄉其所由來不既遠乎斯則洞淵之闍作於石晉之年端有自矣夫惟五季否塞羣黎憔悴時有神人拯世者出是殆旻天霞下之仁維伏魔三昧之尊寔神霄九帝之一以無為制動以不怒示威觀厥圖回漠漭兆朕爰自黄冠道士肇跡天成青衣道童接武淳化歲歷四百功施億兆稽諸郡誌酌以輿誦禦民大陵之患已民雩壇之嗟感應捷於敲桴枉直明於梘棘至若樹降魔之幢于雲閒得斬鬼之符于地下沴氣以

之而屏息靈文由是而宣朗繼道童而神效者有大夫

曰章氏焉翔三層之神居表一郡之傑觀雖燬鄰冠具

存遺規里人評事彭梅叟獨割己貲追還舊貫驅五丁

之力以鑿石掄百尺之材以荷棟揭洞淵於絶頂用縱

凡目顔寥陽於上層繼曰聖境中標諸天冠寶閣之稱

下扁朝元著璇題之會寥陽肖像七御儼如天宫伏魔

專俟諸天列叙帝馭朝元距地而稍邇飛仙齊班而上

趍直北面埶題極高明綺疏透乎初日藻繪留乎行雲

閣後崇壝其名虚皇賛府歐陽確旌表彭知微㝠衆力之所作也壝後累榭以奉三寳居士周繼祖李必興踵義士之所為也三楝中達兩廂傍峙左掖之屋重上懸鐘千斤右掖之屋如之鳴鼓百里左廡則薫南鎦崇觔作天師閣右廡則潭東劉龍祥作三官閣東為延真觀舊主洞淵新侑玄帝北坡彭仁叟之所剏其神遷自壬癸福地者也北為鳳林橋上引鈐岡下通青原茂林楊學周之所建其意比擬河漢閣道者也神幣燎而不炊

其爐曰光明藏神泉引而無害其井曰清淨源每歲上元設齋半月金碧炫轉於西東琉璃晃耀乎表裏張燈如漢太乙蹤跡通霄而可行題榜若魏凌雲鬚髮望空而欲白刼利兜率彼皆鋪張華林欝羅孰得遊覽故夫地位之髙有若兹閣神人之好信在于樓乎而況發武功過孤川山脉鍾其秀矣導攸與匯廬洞江流蓄其靈矣城濠通龍湫之穴郡市布蜂房之居要之地固以仙而名境亦資人而勝鍊師雲牕周孔昂静嘿蕭宣德西

叟李應康玄門之梁梠羽帔之冠弁品登真籙功播珠庭者也守約曾從龍省齋歐陽慶祥翠峰彭大同坦菴施端履斯立曾廷暉靜學劉孔彰矮隱蕭惠通無為王雷發洎夫桂林可心之劉曰元亨曰道弘環中澂川之彭曰克恭曰道明塵外之曾曰貴寬適吾之劉曰益新皆宗證之幹蠱冲侶之裒謙能使丹芝之茹有圃青精之飯有田扇離坎而液祥金起般輸而獻神伎然後聲鏗律呂之和器備天人之供者也貴寬幼從先人來斅

真館及長離俗之志勇猂身之律嚴佩混元之祕章茹
抱黄之梵炁撝訶而百靈集禜禬而諸福臻為兹山而
徼醉壽斯道於来裔真其人也與嗟夫赤明延康坐更
歷刼勾芒玄寘迭御四時洪惟皇元昭授神榮嵗宗羣
望代闡釐事切意洞淵之於明時正猶希夷之於衆物
人見主張之功若無事者孰知輔翼之恵又振德之乎
雖然商顔遁德人之居當疵癘之年亦獲免是華封居
放勛之世含富壽之祝則何以哉載揚洪庥請志善頌

銘曰粤若邃古太和磅礴柔剛相乗鐃乏紛錯情滋偽
生氣羸沴作道惟虛集庶物槖籥神縣精聚九圍郛郭
閭晉非据烝黎罔託煴處江沱晝火其爝軫野遘災帝
衷是愕維時洞淵受命碧落相爾黃冠抽我玄鑰莂氛
彗歒禊禨晢惡道心剞螟善氣辟蠲三橦巢鳳孤笛舞
鶴爰款冲遊誕矗穹閣琪樹層柯金枝重萼翶升華拱
疊欆朱構飛廡霄騫天祿雲踏赫曦雕櫳鮮焱虛筍帝
真燕娭營衛揮擢匽旌吳回函琛海若祝融灌烽蔚收

喋榛年降屢康嵗興長樂士勤竹素農力錢鑄商通車
輦工世槼鑊征行靡占疾疢勿藥皇風載熈大道斯廓
罔俾仁聖職憂民瘼神之格思萬壽攸酢
曾麈外鍊師來求洞淵閣碑惜予久病不能親書煩
致意青城楊奉禮爲余雙樞筆作漢隸書之嵗久當
與韓擇木桐栢觀記爭先進而方駕漢魏可也如字
多碑窄可倣張長史郎官石用小楷書之青城皆足
辨此故以相屬也

元封秘書少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張公先世碑
皇元勑有中原樹建侯伯經營四方濟南張氏得國於
齊在東諸侯中脩臣職甚謹榷府歷城張公受命我元
為齊陪臣父子相承屢攝齊政内治新政外禦强鄰彌
縫周旋使齊事我元甚忠故張公有功齊人甚大世祖
罷侯歷城子孫仕于天朝仁宗繼述祖訓開科取士延
祐甲寅有臣起巖首貢于齊明年乙卯大廷策士擢第

一人寔歷城張公曾孫多士偉之父中秘書齊公範碩
德高年生受顯爵及其即世子仕日崇贈典日厚今皇
上纘緒起巖列官中書叅崇國議尋進二品父範贈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
父贈封有差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厚載門奎章大
學士臣錫喇卜從言於上曰侍講學士起巖服勞累朝
恩賚先世將為碑銘垂諸久遠其勑翰林直學士臣玄
製文奎章閣學士庫庫書丹奎章閣承制學士師簡篆

其碑首以賜上允其言於是臣玄承詔討論張氏本章丘人遠祖逸避兵難贅禹城吳氏家生三子曰某季曰寅娶高寅二子長曰敬宗娶燕三子長曰道娶李一子曰迪字吉甫是為懷遠公寔權府府君之父中秘書齊公之曾大父也姿貌偉傑膂力絶倫臂擐石獅子起行戲與里中少年角無敢嬰者狂䟽無賴遇輒以力伏而拱之善騎射能兼控二强弩綰絃着指連彀俱滿軀榦才力中募版本軍三翼都總領金人南遷寓迹農業齊

國張忠襄公行尚書省濟南招致帳下用戰功遷濟南
兵馬鈐轄城中吏兵㸐公私廨舍盡燬忠襄命權府事
公善繕郛建府治畫閭里招流亡駸復舊觀時有鄰寇
晝箊夕柝斥堠明肅衆賴無恐行省自水砦還治拜懷
遠大将軍元帥右監軍濟南府推官佩黄金虎符仍提
領歷城縣事忠襄南征薦命留後公莅政廉平號稱良
吏兵後民稀城内外多閒田召民占射墾為永業已獨
無取事平從民買田城北洟河生平治産不求豐腴纔

足即已嘗曰吾祿足以給衣食居足以避風雨安用怙
勢殖私以為子孫累為吾志玷耶娶李追封齊郡夫人
一子福字顯祖是為權府君雄健府君雄健有父風尤
孝敬好學讀春秋左氏傳貞觀政要能背誦年十九嘗
重午日與諸將馳射柳閱武堂下一發命中身手驍捷
忠襄賞補列校歲庚寅從朝和林預議伐金從取邳圍
沛食盡其將率敢死士夜斫營謀突圍出府君力戰却
之退擊劘其壘而還詰朝沛陷給白金符為中書奏差

從攻宋蘄黄有功縣官增諸路兵濟南調二千三百人齊人繹騷奉省命謁於上曰兵興民疲役無虛歲今又增兵物情易駭盍寢其命以安危疑敷對詳懇上大悅從之准舊制丁二十人調一餘罷不行得旨馹還所過宣上德懽聲如雷擢濟南軍民鎮撫都彈壓行中書省牙魯瓦赤建議常征外增銀六兩視絲綿中分折輸嗣侯宣惠公将遣使入奏而難其人府君請行至白藩王曰新邑民已定正賦今又增額将不堪命王以聞命遂

罷遷兵馬鈐轄府事從宣惠私覲面陳上前乞休兵息民以養其力上嘉納之俟解玄貂玉帶以旌其忠俟甍即藩王所奏子宏朝和琳宏嗣國是為武靖公府君歸力請致仕進諸子曰吾輔齊國三世朝會征伐未嘗不從令五十有六其歸休之時乎年七十一終居家處官教子人取以為法娶楊氏鎮國上将軍左副元帥通女弟有淑德孝行追封齊郡夫人五子中子鑄山字宣卿一字仲宣號黄臺野客是為天官齊俟英邁豪爽幼負

奇節讀書通大義交友重然諾布衣以大任自期古人自昜出中庸大學授諸子曰爾曹熟此宰相可能也天官營宰歴城讓其丞段而已丞之禄入均恵族鄙暇則與賔客擊鮮為髙會毎傾已賑人已匱不悔人負不尤至元官制行遷官臺監塲管勾辭不赴改博州録事判官轉陞東昌仍其任居官介然官満赴調常鬻產治装逆旅雖至乏絶人或周之非義不取能工書得黄豫章米襄陽筆法至元癸未十月十八日卒薊南城年四十

九以孫貴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齊郡侯娶安氏山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圭之女累封齊郡夫人二子長範次高蚤卒三女長適翟氏夫亡貞節次適宋某次適侯瓚範字議甫號孟齋是為中祕書蚤頴悟長博學强記先侯守官清約家無宿儲公深自貶損贏以為養及厝葬如禮嘗寓平原德平鎮因古堤架屋為童蒙師或踰旬時不出門人號不下堤先生性不事華靡篤學信道尊聞行知善善不倦惡惡不避學者擬

諸古人歷仕維州學正寧海左翊侍衛教授除四川等處副提舉子貴封集賢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歷城縣子加封朝列大夫祕書少監驍騎都尉齊郡伯天歷戊辰正月二十七日就養京師卒年七十有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齊郡侯加贈中大夫河南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公善吟詠富著述有蓬窗藁益齋旅齋二集能大小篆隸行楷皆遒勁有體娶丘氏先卒再娶薛並封齊郡夫人

二子長起巖薛氏所出初授集賢修撰遷國子博士監丞司業歷翰林待制監察御史中書右司員外郎郎中兼經筵官轉太子左賛善燕王司馬拜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陞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以本官知經筵事出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未行奏留侍講進知經筵俄除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娶某氏封齊郡夫人次如古國子伴讀大司農掾娶某氏孫男二順孫堅孫女一初玄登第出起巖榜下

同朝十年入翰林為僚友齊公之墓𤣥為之誌先𤣥父渤海侯蒙恩賜碑上勑起巖故𤣥聞命不敢以固陋辭惟張姓之始軒轅子青楊之子揮觀乾文制弓矢因得姓濟南忠襄爰聚歷城姓同一初始奮以武終顯以文君臣相須蕃屏王室後先封齊豈偶然者懷遠公賁育之勇至於治國仁如鄭僑廉如晏嬰撫民乳雛如療飢渴權府府君生而忠孝資備文武盡瘁所事勤施於民旂常司勲伏臘里社殆未為過齊侯志崇心庫尚友往

哲齊公真脩實踐蔚為醇儒四方功德積久發閎宜厥
後人出際熈世慶然倫魁為國羽儀迨其立朝凜有風
節舒徐進退求福不回豈非先世嘗有豪傑偉人稟賦
敦龐未究厥藴氣鍾子孫才器深茂福澤與俱我國家
因以得名世之士哉抑功及民者未食其報造物以遺
其子孫哉推其所自是宜為銘銘曰自古有國文武迭
張顯允歷城齊姓之将代有咼士奮于齊疆經緯文武
與世相當國初戡定歷城父子有力如虎世為齊卿攝

治其府區宅畷田民奠環堵既輯其民又禦其侮夫優

維何民訖可休有增乗賦是克是揞夕馳我馬朝告厥

猷天子曰嘻予嘉汝謀為是暴斂我民何鄙欽哉爾往

獻納是籌命爾舠爾侯度是脩爾田勿莱爾政勿苛農

弛勞于野士蓄鋭于家時維張公惠齊孔多齊轄日膏

齊廩日盈張氏獨貧三世筆耕豈善治國而不知治兵

有遡黄臺有斆徳平蓄徳陳陳發聲訇訇宜侯宜公庶

其哀榮累洽重熈時尚維文有偉國彦積文策勲奏篇

大廷上曰不羣繩武乃祖藎忠我君出敷王言入賛聖謨踐敭政塗匪臺伊閣德容温温良玉善琢維仁騶虞惟瑞鸑鷟上勑詞臣考德諏義錫朕寵命誄其先世有貞斯珉有穴斯竁亶其揚休式勸有位

元贈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靖瑪哈穆特實克碑

國家彌文百度惟貞納民軌範垂則永世於是群公先正先朝臣鄰敷陳申命賜誄昭天漏泉罔不承休元統

二年九月壬子中書平章政事臣薩廸臣克埒濟蘇等言於上曰戸部尚書臣和塔拉實克乃祖伊克德勒乃父瑪哈穆特實克事我世祖皇帝懋建嘉績仁廟在御並贈太傅封趙國公今將為碑其勑翰林直學士臣玄製文侍講學士臣起巖篆額戸部員外郎臣楊益為書以賜制可臣玄受命退閱故府得故學士楠行詞及和塔拉實克具事狀來乃叙而銘之思昔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必有多才藝之臣共成厥功爰及後主繼體守文亦必

有世爵禄之臣共享其利有虞共工之官成周宫闈之守後世子孫著以為氏其可徵也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國詩定之方中之傳大夫有九能第一曰建邦命龜夫六職者王公論道大夫立政在焉九能者使臣造命師旅誓衆次焉以是知審曲面勢之為職揆日作室之為能方是數者厥用大矣我元造邦臣若伊克德勒若瑪哈穆特實克功居六職之一才擅九能之先賛體國之謀濟世官之美是碑為宜按伊克德勒系出西

域唐為大食國人世祖居潛已見親任已未南征還幸
其第伊克德勒聞乘輿至衣地金綱以藉馬蹄尋裂金
綱分惠從官上深納其勤欵庚申即祚命董察卜達爾局
凡潛邸民匠隷是局者悉以屬之察卜達爾云者國言廬
帳之名也是年九月錫金虎符護以璽書至元三年定
都于燕八月授嘉議大夫佩已賜虎符領察卜達爾局諸
色人匠總管府達嚕噶齊兼領監宮殿時方用兵江南
金甲未息土木嗣興屬以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

邑非鉅麗宏深無以雄視八表伊克德勒受任勞勩夙
夜不遑心講目筭指授肱麾咸有成畫太史練日圭臬
斯陳少府命匠冬卿掄材取貲地官賦力車騎教護屬
功其麗不億魏闕端門正朝路寢便殿掖庭承明之署
受釐之祠宿衛之舍衣食器御百執事臣之居以及池
塘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縹廡飛簷具以法故役不
厲民財不靡國慈足使衆惠足勞人功成落之貤賞稱
首歲十二月有旨命光禄大夫安肅張公柔工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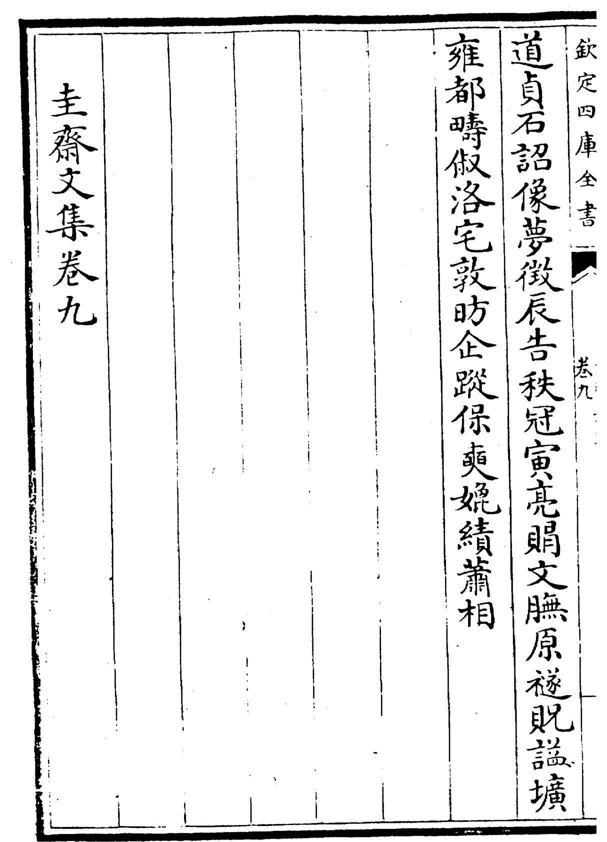
段天祐曁伊克德勒同行工部脩築宫城乃具畚鍤乃樹楨幹伐石運甓縮版覆蕢兆人子來厥基阜崇厥址矩方其直引繩其堅凝金又大稱旨自是寵遇日隆而筋力老矣紀功太常攸效欽崇部人鑿石作像髭鬚咸肖沒置墓舍族屬見之謂其非法謀棄隱處世祖夜夢伊克德勒若有愬事狀如生平明發召詰其家以像事告亟命止之賜楮幣萬緡作祭事其子瑪哈穆特實克實世其任大駕時巡上京出狩近郊入門甫植幄帳預存風

雨收除燥濕具宜齊祭張次燕享設帟制作疊出等威以張物絕濫惡工極縝緻亦既歷年小心匪懈數被殊眷積階正議大夫遷授工部尚書領察卜達爾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嚕噶齊以終四子長曰穆爾薩蚤世次曰茂巴爾斯以正議大夫領察卜達爾局仕至元貞授工部尚書次曰和塔拉實克由餘杭浦江監縣歷江南陝西兩臺監察御史轉漢中僉憲雲南行省都司入為戸部員外郎內臺御史大都路同知出為南山淮泗兩憲副杭

州為總管復入為大都路達嚕噶齊再出為濟南總管三入為大興府尹十五遷為正議大夫戶部尚書次曰阿哩袞實克不仕孫烏瑪喇寔穆爾薩子當襲是官以幼乃用阿哩袞實克子穆爾薩繼領察卜達爾總管府達嚕噶齊烏瑪喇既長授揚州織染局同提舉先世茂巴爾斯請于朝制贈伊克德勒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敏娶和塔拉額實封趙國夫人又贈瑪哈穆特實克推誠賛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靖娶烏喇特繼呼圖克並封趙國夫人至是和塔拉實克中外踐敬不失令譽有司厚往飾終施及祖禰厥有繇焉人臣盡忠所事信必有後玄惟考周官之法誦楚宮之詩執太史之簡為小史之誄有君命焉不辭卒葬歲月事在壙石不書二代共為一碑用漢薛君劉君故事銘曰西域有國大食故壤地產異珎戶饒良匠匠給將作以實內帑人用才諝邦周攸爽維忠敏公外諟中朗機警赴功敬慎事上私第翼

翼南還駐仗軾我路馬地布美塗左右世祖羽翼雄創
受命繕營廓智弘敞楗梯設梁九軌夷曠追木榱陶萬
夫于往取鍛取厲于剡于磉有盈斯覺有閎斯抗皇皇
紫宮民極環仰軒轅綴列鈎陳聯象黄龍負桂金爵栖
榜六寢儷美百雉侔狀心諦間架目諳尋丈手胼屏翰
心痱保障詒彼忠靖世莞廬帳氈施重霤馳挽百兩泰
蓋封樹唐衣愧旒昌覲國制麗密無讓榘矱相尋雲來
是做熙膚帝綷佩寵天奬業盛昌奕光流肸蠁穹碑啓



道貞石詔像夢徵辰告秩冠寅亮睊文膴原禭貺謚壙雍都疇俶洛宅敦昉企蹤保奭娩績蕭相

圭齋文集卷九

謹案卷九第五頁後一行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改　後七行哈扎爾舊作哈剌合今改後做此　六頁前一行博囉舊作孛羅今改　十三頁後三行塔爾哈舊作腆哈今改　十八頁前一行諤爾根薩里舊作阿剌渾撒里今改後做此　前二行僧格舊作桑哥今改後做此　十九頁後二行薩里舊作撒里今改後做此　二十七頁前四行阿爾斯蘭哈雅舊作阿思蘭海

涯今改後倣此　前六行裕實舊作雲石今改

後倣此　前八行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涯今

改後倣此　後二行格濟格舊作貫只哥今改

二十八頁前三行呼圖克哈雅舊作忽都海

涯今改後倣此　三十頁前七行博索哈雅舊

作八思海涯今改　三十六頁後二行維摩努

舊作維摩奴今改後倣此　三十七頁後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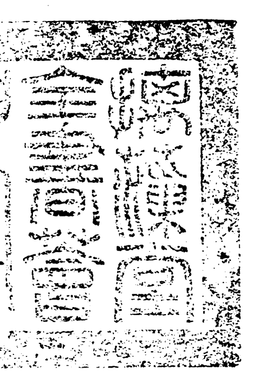
富珠哩舊作孛术魯今改　四十七頁前一行

托克托舊作脫脫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鐵木兒今並改後做此　六十一頁前六行錫喇卜舊作沙臘班今改後做此　六十三頁後三行和琳舊作和林今改後做此　六十七頁後六行瑪哈穆特實克舊作馬合馬沙今改後做此

六十八頁前一行薩迪舊作撒迪又克埒濟蘇舊作闊里吉思今並改後做此　前二行和塔拉實克舊作忽都魯沙又伊克德勒舊作也

黑迭兒今並改後倣此　六十九頁前三行察卜達爾舊作荼迭兒今改後倣此　七十頁後四行穆爾薩舊作賽兒沙今改後倣此　後五行茂巴爾斯舊作木八剌沙今改　七十一頁前三行阿哩袞實克舊作阿魯渾沙又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並改後倣此　前四行穆爾薩舊作蔑里沙今改　前七行和塔拉額實舊作忽都魯也識今改　後二行烏喇特舊作烏剌

又呼圖克舊作忽都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